



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

今年76岁的老何每天早上6点半出门，检查小区车辆停放、消防安全、卫生情况；然后白天在“老何工作室”坐镇、调解矛盾纠纷，晚上例行巡逻检查。

他是社区志愿者、消防志愿者、人民调解员，更是一支平均年龄50多岁的退伍军人志愿者服务队的发起者。社区事务繁忙时，他的日程比许多上班族还要紧凑。

“只要走得动，就能发光发热。”老何说，“我还要替儿子完成党和国家交予的‘未完成的任务’。”原来30年前，他的儿子、武警战士何天才在执行任务中英勇牺牲。



老何儿子的墓碑



老何和队友们一起巡逻

—1— 闲不下来的老何

“这是谁的电动车？怎么能停在这个地方？”7月28日下午，和搭档郑大爷一起在小区里巡逻的老何，指着单元门前回廊下停着的一辆三轮电动车大声问。

“我的我的，我去拿个东西马上骑走。”车主张女士匆忙从楼里跑出来。

“我们有专门设置的电动车停车位，下次不要乱停，以免带来安全隐患。”老何一边说，郑大爷一边捧着工作笔记记录着。

在老何看来，社区巡逻是守护安全的第一道防线。近两个月，除了纠正乱停乱放，他还在电动车车位上发现一大摊汽油。“天气这么热，一个烟头就不得了！”他立刻通知物业清理。一次夜巡发现短路的路灯，他召集志愿者开会，联系有关部门，迅速进行了维修。

最惊险的一次，老何在清晨巡逻时遇到了居民家中起火！

“那天是早上6点多，很多人还在睡觉，我发现三楼窗子冒起了烟，当时一边报警，一边用随身携带的喇叭大声喊三楼以下的出来，楼上的关门窗。”老何回忆说，听到他的喊声大家都赶了过来，开始疏散人群，打开消火栓，消防员随后赶来处置现场，因为发现及时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。

这位烈士父亲“永不退役”

76岁的何伯路在儿子牺牲后的30年里，用脚步丈量社区的每一寸土地，用坚守续写英雄的故事

围着小区转了一圈后，老何叫来了社区的消防志愿者。因为当天有一场消防培训，南川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，来到现场给大家讲解灭火栓等基础消防安全设施的使用方法。

培训完成后，老何脱掉志愿者的红马甲，又挂上了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牌，入户为居民进行调解。

“你们家里这个事情，我们也来了几次了，这个结果大家是否还有意见？”临走时，老何问。“我们很满意，谢谢何老师，吃点西瓜再走吧！”社区居民张大姐端着西瓜热情地说道。老何连忙摆手往外走，张大姐则是端着西瓜追出了门。

没事儿的时候，老何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坐着，整理文件夹和电脑里的资料文件，等待前来调解纠纷的居民。

老何说，他跟郑大爷搭档许久，他嗓门大负责唱红脸；郑大爷曾经当过小学校长，斯斯文文脾气好，负责唱白脸。二人搭档起来处理居民纠纷，起到了“一加一大于二”的效果。

—2— 不能说的任务

1995年7月29日，老何年仅24岁的儿子何天才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身受重伤，不幸离世，被授予烈士称号。

当时，老何被部队派人接到了何天才的病床前。弥留之际，何天才拉着政委的手说：“党和国家交给我的任务，我没能完成，以后爸爸的事情要他自己去做，我的事情（照顾家人）也要爸爸来帮我完成了。”当时，政委红着眼眶对他说：“你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，你是党的好儿子……”“说着说着，他就没了声音……”30年过去，回忆起那一刻，老何依旧哽咽难言。

儿子离世后，老何有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，不敢出门。他害怕别人问起儿子的事情，害怕看到和儿子有关的东西。

2003年，老何工作的煤炭运输公司破产，他下岗后家中便没有了收入。那些年，他做过石匠、木匠，学会了简单的理发、裁缝，跑过面包车，但生活依旧过得艰难。

当地政府考虑他的情况特殊，为他申请了低保，并且在他最为困难的时候，协调各个部门，送给他一个邮亭的使用权，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

“后来我能够领取退休金了，就主动申请停掉了低保，把它留给更需要的人。”老何说，退休后，朋友们都喊他去茶馆消磨时间，但他在茶馆里却坐立难安。

“我觉得与其在那里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，党和国家帮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，我没有了生活压力，正是替儿子完成‘任务’，发光



消防培训



上门做调解

发热的好时候！”老何说道。

从那个时候，他开始热心给邻居们帮忙，谁家的水电出了问题、有矛盾纠纷、遇到了生活困难，他都热心帮忙。

他利用自己烈士父亲的身份，在社区拉起了一支退伍军人志愿者服务队，这支队伍如今已经发展了40多名队员，平均年龄超过50岁。

“我一个一个打电话去劝说，我说战友们在守卫边疆，在一线战斗，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把后方守好吗？”老何笑着说，退伍老兵们在听了他的话后，大部分都积极加入了服务队。

直至2023年，因服务队在帮助调解工作中表现出色，社区专门成立了“老何工作室”，让服务更规范深入。

时隔多年，老何依旧不知道儿子当年没能完成的到底是个什么任务，只知道那是一个不能说的保密任务。

后悔过让儿子去当兵吗？老何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当兵是每个人的义务，虽然我只有一个儿子，但都不去当兵，谁来守卫国家？”

这些年，老何积极在社区开展“双拥”工作，为每名退伍军人都建立了档案，现在由“老何工作室”统一管理。退伍军人遇到了困难，退伍军人志愿者服务队都会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。

“每当看到刚退伍回来的孩子，我都觉得他们身上，有儿子的影子……”

—3— 英雄的父亲

郑大爷名叫郑昭明，今年75岁，自打老何成立了工作室，他便成了老何的“工作搭子”。

“我是共产党员，也是小区居民，其实老何这些年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把小区建设成一个友好团结的小区，是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事情。”郑大爷说，他认识老何很多年了，当老何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工作室的时候，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

“老何真的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大家办事、谋利益的人，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没得到过一分钱报酬，我很佩服他。”郑大爷说道。

“我在当时社区拆迁改造的时候认识了老何，他非常热心，有啥困难都愿意帮忙，所以退休以后，他邀请我加入志愿者服务队，我非常高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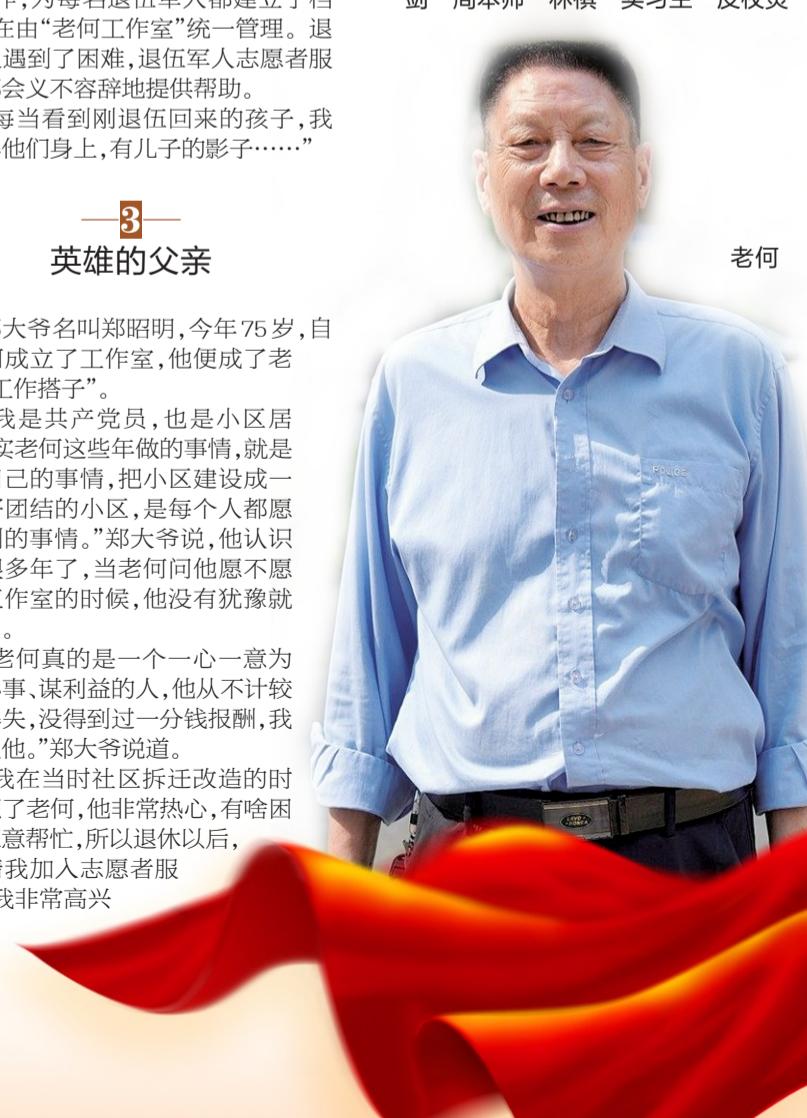
地答应了！”57岁的居民徐远容说，她觉得加入志愿者服务队和大家一起做正能量的事情，能够实实在在为社区减少负担，为社区的和谐作出一份贡献。

“他在我心里，不只是英雄的父亲，他自己就是英雄！”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社区书记杨勇称赞道。

杨勇说，老何的儿子牺牲后，老何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把对孩子的情感奉献给了社会，从不计较报酬，用心用情在做，甚至社区给他的应得报酬也会被他回绝。正是因为如此，老何在退伍军人群体中威望很高，号召力很强，大家都愿意跟着他一起做事服务社会。

在老何的带领下，社区越来越多的人积极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工作，涌现出了“家庭服务帮帮团”“好邻居志愿服务团”等多个社区志愿服务团队，大家群策群力，解决了很多社区很难解决的问题，为基层治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“杨书记喊我干到80岁再‘退休’。”老何笑着说，“但我跟老郑商量好了，只要我俩还走得动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发光发热！”上游新闻-重庆晨报记者 宋剑 周本帅 林祺 实习生 皮枚灵



老何